

中國農書叢刊 園藝之部

清初 陳淏子輯 伊欽恒校註

花鏡

(修訂版)

农业出版社

中國農書叢刊
園藝之部

花

鏡

(修訂版)

清初 陳淏子輯
伊欽恒校注

農業出版社

中國農書叢刊 園藝之部

花 鏡 (修訂版)

清初 陳淏子輯

伊 欽 恒 校 注

農業出版社出版 (北京朝內大街 130 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農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開本 15.5 印張 316 千字

1962 年 12 月第 1 版 1979 年 12 月第 2 版北京第 4 次印刷

印數 43,001—65,000 冊

統一書號 16144·1276 定價 1.90 元

校註花鏡引言

伊欽恒

本書原分六卷。這次校註中，將原分別列入花木類、藤蔓類和花草類的各種果樹抽出，單列一卷，共七卷。卷之一『花曆新裁』中，除『占驗』和『占候』外，『授時』部份，共分成十項，主要列出各種觀賞植物栽培的逐月行事。卷之二『課花十八法』，記述觀賞植物栽培的原理和管理方法。卷之三至卷之六分類（花木類、花果類、藤蔓類和花草類）說明各種觀賞植物的品種及其栽培和利用，共計三百五十二種（均連附題計起），其中包括果樹六十一種、蔬菜十四種。卷之七附禽、獸、鱗、蟲等四十五種。作者總結了古代勞動人民的經驗和前人研究的成果，進一步有所發展和提高，其中有些地方糾正了古書中的某些錯誤，提出了不少的創見，可以說是我國最早的、最寶貴的一部園藝專著。

作者陳淏子，一名扶搖，別署西湖花隱翁。他的歷史，梁家勉、鄭裕洹兩先生曾作過考證。據查在《清史稿》、《碑傳集》、《國朝耆獻類征》、《文獻征存錄》、《國朝先正事略》以及《浙江通志》（人物藝文兩部）、《杭州府誌》等文獻中，均不見著錄作者姓名。據作者自稱有『文園館課』、『書屋講堂』等事物。再張國泰（履安）序裏說：『歸來高士，退老東籬，知止名流，養安北牖，遨遊白下

（即今南京），著書滿家，終老西冷，寄懷十畝。」從這裏可以看出，他是有民族氣節、明亡以後不願做清朝官吏的所謂高士，退歸田園，從事花草果木栽培，並兼授徒爲業的老書生。又作者在本書中自序所署的時間，坊本各有不同，或署康熙戊辰（如善成堂、花說堂等版）；或署乾隆癸卯（如文德堂巾箱本）；甚至也有署民國三年的（沈鶴記上海版）。若根據其自序以推算作者年代，究以何者爲准？經查康熙前的古書，未見引及此書，但在雍正初年刊出的陳夢雷所輯的《圖書集成》，已有著錄，可見此序必不會撰自雍正後。再查日本花說堂版，除自序外，尚有兩篇序文：一篇是丁澎（藥園）寫的，末署康熙戊辰立春後三日。一篇是張國泰寫的，末署康熙戊辰花朝。坊本中自序署康熙戊辰的占大多數。故斷定《花鏡》出版係在清康熙戊辰年，即一六八八年。據自序中說：『年來虛度二萬八千日。』照此推算在本書出版的當時，作者已是七十七歲的高齡，他的出生約在明萬曆四十年代（一六一二年），即十七世紀初期。到明、清鼎革時（一六四五年），著者已是三十歲以上的中年了。他晚年對當時社會風尚，表示不滿，認爲一般人不是在商場鬼混，投機圖利，就是投身宦海，獵取官職；對種植生產，一無所知。這在自序最後一段裏可以看到：『……堪笑世人鹿鹿，非混跡市廛，即縈情圭組，昧種植之理。……』因而決心將本書刊行問世，使人盡得種植之方。至於對此書的評價，當時丁澎的序文說：『……若王芳慶《園亭花木記》（按《園林草木疏》係唐人王方慶作），劉杓《離騷草木疏》（按《離騷草木疏》係宋人吳仁傑撰），猶憾其未詳盡，且未及禽、魚爲欠事。

羣芳譜詩文極富，而略種植之方；今陳子所纂《花鏡》一書，先花、木而次及飛、走，一切藝植、馴飼之法，具載是編，其亦昔人禽經、花譜之遺意歟？吾知其事雖細，必可傳也。』又張國泰謂：『將見是編一出，習家之池館益奇，金谷之亭園備矣。百卉爭喧，別饒花藥；繁葩競露，倍結英華。……』本書由於作者從朝夕體驗，以至詢之嗜花友及賣花傭，總結了勞動人民許多寶貴的經驗，不特在當時認為可貴，在今天看來，也有一定的實用價值。

本書的特點值得指出的有以下幾方面：

一、以前各種農書，都以糧食作物或棉、麻、蠶、桑等為主要内容，本書則專論觀賞植物並涉及果樹栽培。在『課花大略』一段文字中說：『凡植之而榮者，即記其何以榮；植之而瘁者，即究其何以瘁；宜陰、宜陽、喜燥、喜濕，當肥、當瘠，無不順其性情，而朝夕體驗之。即有一、二目之未見，法未盡善者，多詢之嗜花友，以花為事者，或賣花傭，以花為活者。多方傳其秘訣，取其新論，復於昔賢花史、花譜中，參酌攷證而後錄之。……』從這裏可以看到作者對栽培植物觀察研究的細緻，也說明了作者認真的治學態度，是值得我們學習的。

二、作者在『授時』的每月行事中，所羅列的花木果樹等種類極其豐富。按月行事分成：分栽、移植、扦插、接換、壓條、下種、收穫、澆灌、培壅、整頓等凡十項。根據不同季節時期（各個月份），對不同種類、品種，運用不同的栽培管理等方法，迄今在農業生產實踐上，仍有參攷價值。

三、『課花十八法』中，以辨花性情法，說明植物對外界環境條件的要求，同時即分別以下種及時法、扦插易生法、接換神奇法、過貼攷合法、移花轉埤法、澆灌得宜法、培壅可否法、種盆取景法、收穫及時法、整頓刪科法等繁殖栽培管理的方法，最後再說到枯樹活樹法、變花催花法、香花耐久法，這一部份是作者畢生經驗的總結，是作者得力處，也是本書最精彩的地方。作者在『課花大略』裏說：『生草木之天地既殊，草木之性情焉得不異？故北方屬水性冷，產北者自耐嚴寒；南方屬火性燠，產南者不畏炎威，理勢然也。』同時他還根據許多具體事例，論述這些觀賞植物的生物學特性所以不同的原因。這種看法，是與米邱林學說的基本觀點——有機體和它的生活條件是統一的，生活條件的改變，必然要引起有機體的改變——相符合的。

在這裏作者總結了祖國勞動人民的寶貴經驗，對播種前的整地，扼要的提出：『地不厭高，土肥爲上；鋤不厭數，土鬆爲良。』在移花轉埤法中提出：『移植無時，莫教樹知；多留宿土，記取南枝。』在接換神奇法中強調砧木與接穗選擇的重要性，並說：『花木之必須接換，實有至理存焉。花小者可大，瓣單者可重，色紅者可紫，實小者可巨，酸苦者可甜，臭惡者可馥，是人力可以回天，惟在接換得其傳耳。』同時他指出不特類似者如近緣的桃、李、杏互接，金柑、橙、桔互接，林檎、海棠互接，即遠緣的不同科屬的，亦可以接換。例如白梅接冬青即變墨梅；櫻桃接貼梗，則成垂絲；貼梗接梨，則成西府；柿接桃則爲金桃；桑接梨則鬆而美……。這些都是科間遠緣嫁接，在

前人著作中如《齊民要術》、《農桑通訣》及《種樹書》裏，早已提到，作者又總括的提出來了。從這裏說明了祖國勞動人民在很久以前，已認識到植物間的親和力，並能確定那種砧木與接穗配合最宜。關於接穗的選擇，在王楨《農桑通訣》裏說：『凡接枝條必擇其美好，宜用宿條向陽者，氣壯而易茂。』本書作者進一步說：『其枝亦須擇其佳種，已生實一、二年有旺氣者，過脈乃善……』『凡接須向南近下枝，用之則着子多。』他更加明確指出除要選佳種外，還要選擇已結過果一、二年，向南近下的豐產枝條。從必須選擇已結過果的枝條這一點，可看出作者已認識植物生長發育的階段性，而且認識到選擇豐產枝條在生產上的重要意義。同時作者不但看到嫁接可以得到變異，而且認為嫁接可以改良品種，可以引起定向的變異，以及應用這種方法培育新品種。

在桃的實生繁殖方面，作者說：『種法，取佳種熟桃，連肉埋糞土中，尖頭向上，覆肥土，至春發生，帶土移別地則旺。』這原係參攷賈思勰《齊民要術》種桃柰第四十三：『熟時合肉埋糞土中，直置凡地則不生，生亦不茂。』作者對實生繁殖，除同意賈思勰應採成熟的桃播種外，並指出必須選擇佳種，應從優良母株選種，且播種時尖頭應向上，使更好發芽。又關於扦插移栽，他說：『總之扦插移栽，不外宜陰忌日四字。』這扼要說明了扦插要選擇陰涼的地方，避免太陽直射，使水份不致失去平衡，保證植株成活。同時在種植期的問題上，他根據勞動人民的經驗，開始打破了迷信觀念。他認為只要提高栽培技術，隨時都可移栽定植，不受季節時期的限制。他還援引實例來

說明：『浙南蒔花爲業者，……無花不種，無木不移，雖非其時，亦可以植，皆因轉埤得法。』運用優良的栽培技術可以控制植物的生長和發育，使之合乎人類的志願。這正是米邱林說的：『我們不能等待自然的恩賜，而是要向自然索取。』這些在今天發展園藝作物栽培上是有一定價值的。

『變花催花法』，主要說明促成栽培與抑制栽培的原理。養花瓶插法，列舉培養液及防腐的作。花香耐久法，則涉及貯藏、加工的方法。雖列舉無多，但亦爲目前花卉園藝學上所必須研究的課題。同時還著錄有幾十種新的植物書《植物學大辭典》、《中國植物圖鑑》所採用。

此外『培壅可否法』，對培養土的製法，敘述特詳，迄今仍爲花卉登盆所通用。『整頓刪科法』，說明要剪除瀝水條（下垂枝）、刺身條（懷枝）、駢枝條（平行枝）、冗雜條（重迭枝）、枯朽枝（枯枝），還指出整枝不能用手折，必須修剪，剪痕向下，則雨水不能沁其心。這些都是寶貴的經驗。對整枝修剪，別有見地。又所列舉栽培的植物中，除描述種類品種特性外，更論及觀賞、食用及藥用價值，在今天亦有相當意義。

不過本書也還存在着一些缺點，主要由於作者生長在十七世紀，受了時代及當時的科學水平的限制。尤其對天文氣象的知識，更感缺乏，因此對前人的傳說附會，屬於迷信的東西，未能辨別。同時由於作者是個老書生，沒有什麼功名，當時交通不便，可能所到的地方亦不廣，又缺乏標本，對某些植物形態特徵的認識，也受到一定的限制。

一、『花曆新裁』一至十二月的『占驗、占候』部份，許多夾雜着天干、地支、五行唯心的觀點，而不是總結地方經驗的農諺。本來所謂『占驗、占候』，便是一種氣候預測，使人能及早預防各種自然災害；因此，凡是能反映當時氣候和當地事實的農諺，對當地農業生產實踐常常有某些指導作用。但若單純用假定期限裏的陰、晴、風、雨、雲、霧、雷、電、霜、雪等動態，作為預測全年或後期的豐歉，更涉及天干、地支、五行等推算數字，那就太不可靠了。又花木類中有的附會一些迷信的傳說，都係取自前人的糟粕，現在看來沒有什麼意義。

二、植物種類名稱，有些地方混淆不清。例如，菩提子一節說菩提子一名無患子。但文內描述該植物的花和果實的形態時，却說：『花如冠蕤；果似枇杷，稍長大；味甘色青而芳。』這完全是指桃金娘科的蒲桃，與菩提子及無患子的性狀顯然不同。但最後又說到其子可作念珠，並說核堅黑可燬食，這樣又混淆起來了。

又如金絲桃一節說：金絲桃即桃金娘。但內文描述植物形態特徵時，則說：『花似桃而大，其色更頰；中莖純紫，心吐黃鬚，鋪散花外，儼若金絲，八、九月實熟，青紺若牛乳狀，其味甘，可入藥用。』這完全是指桃金娘，與金絲桃科的金絲桃，花為鵝黃色，果實能裂開散出種子，有所不同。

三、在編排方面，將波蘿蜜、菩提子（蒲桃）、人面子、都念子、木竹子、韶子等等喬木果樹，列入藤蔓類，不甚恰當。又書中引用材料，沒有註明出處，只說於昔賢花史、花譜中參記，致致證

困難，亦是美中不足。

《花鏡》雖有這些缺點，但並不影響它的價值。在這裏我們理解古人，接受或學習前人的生產經驗，應該抱着批判的態度。

本書所列果樹種類不少，作者在描述中，還強調說明各該果品的實用價值、用途，但却又分列入花木類、藤蔓類及花草類中。俞德浚先生的意見，認為波蘿蜜、菩提子、人面子、都念子、莨菪子、佛手柑、石榴、楊梅、棗、荔枝、龍眼、橄欖、椰、胡桃、銀杏、無花果、枳椇、栗、枇杷、櫻桃、杏、桃、李、梨、木瓜、棠梨、郁李、林檎、柰、文官果、山楂、柿、桔、橙、金柑、香榧、佛手柑、石榴、楊梅、棗、荔枝、龍眼、橄欖、椰、胡桃、銀杏、無花果、枳椇、栗、枇杷、榧、榛、古度子、天仙果等，及藤蔓類中的葡萄、獼猴桃、蓼蓼、揚搖子（楊桃）、波蘿蜜、菩提子（蒲桃）、人面子、都念子、木竹子、韶子、莨菪子，以及花草類中的芭蕉等劃出，增列一『花果類』。此外鳳尾蕉列入花木類，萵苣列入花草類，其排列次序，仍照原書所列先後編列。又原書在花木類、藤蔓類、花草類等各類中，同一標題內，常包括幾個樹種，爲了便利讀者查閱，校註時特將原題內文所論述的有關種類，都提出附在原題下面。

本書的版本筆者所見到的有以下幾種：

1 善成堂鑄《花鏡》木刻三本

2 金閨書業堂《花鏡》木刻二本

3 日本花說堂重刻《秘傳花鏡》日本平賀氏校正木刻六本

4 另一種（未署明刻印處）《秘傳花鏡》木刻三本

5 另一種（未署明刻印處）《秘傳花鏡》木刻四本

6 另一種（未署明刻印處）《秘傳花鏡》木刻六本

7 文德堂《園林花鏡》木刻六本

8 錦章圖書局印《繪圖園林花鏡》石印一本（一九一四年發行）

9 大美書局《羣芳花鏡》鉛印一本（一九三六年發行）

10 沈鶴記書局印《羣芳花鏡全書》石印一本（一九三六年發行）

11 中華書局鉛印《花鏡》一本（一九五六年發行）

以上各版本中，除文德堂版自序係署乾隆癸卯，沈鶴記書局自序署民國三年外，其餘均署康熙戊辰。由於錦章圖書局、大美書局、沈鶴記書局等鉛石印本，均錯漏百出，因此以各木刻版本及中華書局鉛印等本，作為校註的參攷，主要根據善成堂及花說堂版（概簡稱康本）及文德堂版（簡稱乾本），並以中華版為底本；同時以每一節或每一樹種為單位，按校記或註解的先後，編列號碼。在校註時，除『占驗、占候』部份涉及迷信的，只作校記，不加註釋外，其餘凡是今天用得着的東

西，都加以註解，使之能發揮古爲今用、承先啓後的作用。不過筆者爲水平所限，可能有許多地方做得不夠，敬祈讀者提出意見，以便再版時修訂補充。

此次校註時得到鄧裕洵先生的《花鏡研究》作爲參攷，工作上便利得多。正如鄧先生所說：『原書沒有註明出處，校註很感困難。本來從古書中攷訂所記植物學名，不是容易的事，何況記述過簡，又多係當時地方名稱，故如只看標題，不將內文描述的形態反覆研究攷證，極易弄錯。例如指甲花，《花鏡研究》以爲是鳳仙花科的鳳仙花。按原書描述：『花如木樨，蜜色而香甚，中多鬚藥，可染指甲，而紅過鳳仙，』應爲千屈菜科的散沫花。又如原書說：『落花生一名香芋』，《花鏡研究》仍以爲是豆科的落花生。但按原書描述：『開小白花，花落於地，根卽生實，冬盡掘取煮食，香甜可口。』再查《農政全書》載：『香芋卽土豆，根圓如雞卵，肉白皮黃，亦可煮食。』這樣它應爲現在的馬鈴薯，可能古人只見開花，未見結實，誤以爲『花落地後，根卽生實』，因此，當時有些地方，也叫它爲落花生。再如菩提子按原書描述，實係桃金娘科的蒲桃。木竹子乃是藤黃科的多花山桔子。金燈花是忽地笑，不是山茼蒿。蜜蒙花不是結香，水木樨實是指甲花，金絲桃應爲桃金娘（詳見校註各節），《花鏡研究》也沒區別清楚。其他同樣的事例還多，讀者可閱註解並參看《花鏡研究》。此外鄧先生未有攷證的，如：馬檳榔、醒頭香、僧鞋菊、蘭、青鸞花、揚搖子、千歲子、白菱等，校註時，均作了攷證。至於酒杯藤（原出古今註）、萬年藤、侯騷子等，由於原書對植物的形

態特徵描述過簡，而我們又限於水平，致科屬學名，一時尚未能鑑定。

在校註工作中，得我院黨委的指示，並承將千歲子、揚播子、酒杯藤、侯騷子、醒頭香、青鸞、白菱、馬檳榔、萬年藤等九種植物，函請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研究所鑑定。工作開始時，即得到西北農學院辛院長樹幟的鼓勵，石牌總院梁家勉教授的協助，並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，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。

又原書插圖幅數，各版本不甚一致，最多的爲花說堂版，計有三百二十二幅；最少的爲善成堂版，計有一百四十四幅。惟各版本插圖，都是古代的木刻，描繪形象，未能表現出各該植物的特徵。筆者接受各方意見，改用現代插圖，但因幅數多，繪製需時，現因急於排印，除極少部份係添製的以外，其中大部份都是採用《中國植物圖鑑》、《植物學大辭典》及《中國樹木學》、《中國森林植物誌》、《廣州植物誌》、《江蘇省植物藥材誌》等書原圖，特此向原書作者深致謝忱。

再原稿抄寫，得黃梅清同志協助，並此致意。

國慶十二週年於華南農學院佛山分院

又本書校樣寄到時，適多年在滇教學的昕兒、鴻媳晉京後返抵家園。昶、皓兩兒亦休假來省，協助了複校工作。寫在這裏，以留紀念。

欽恒附記

丁 澎原序^①

嘗閱携李仲遵^①氏《花史》所稱：花師、花醫、花妾、花姑、花翁之類甚夥，皆善種藝術得名；而又雜列花之名物辯證，積有卷帙。因思士大夫邸第之外，營別墅、植卉木爲休沐宴閒之地者，此書故不可少；市廛肉食之家，更不可無。若王芳慶^②《園亭花木記》，劉沔^③《離騷草木疏》，猶憾其未詳盡，且未及禽魚爲欠事。《羣芳譜》^④詩文極富，而略種植之方。今陳子所纂《花鏡》一書，先花、木，而次及飛、走，一切藝植、馴飼之法，具載是編，其亦昔人禽經、花譜之遺意歟！吾知其事雖細，必可傳也。李贊皇^⑤《平泉記》有云：『鸞吾平泉業者，非吾子孫也；以一石、一樹與人者，非佳子弟也。』贊皇有慨於園囿之興廢，雖一木石猶珍重愛護之若此。舊傳其奇花、異卉、老松、怪石，靡不畢致，其經營於園林之課，必已久矣。而自昔池館之盛，匪^⑥直平泉也。當貞觀開元^⑦之間，公卿貴戚開名園於洛陽號千有餘邸，他如富人之亭榭，隱者之幽居，未易更僕可知。竊意其位置木、石、禽、魚必有方，而其經營亦甚勞也。今得是書，而神明其法，身其境者，林麓嶺然，魚、鳥親人，會心政復不遠。一時瘠者腹，病者安，實者蚤^⑧且多。其碩茂，其蕃息，必十倍於昔時矣。不事意匠經營，而坐享其成，是書真苑囿之明鑑哉。抑聞之，柳柳州^⑨嘗爲郭橐駝作傳矣。謂

問養樹得養人之術，傳之以爲戒。夫橐駝數語耳，而柳子謂可移之官理；脫或見是書，其旁通觸悟，更不知何如？若其種種馴飼之方，雖謂與陶朱養魚^⑩、浮丘相鶴^⑪諸經並傳可也，纂是集者，爲吾友陳扶搖自稱花隱老人者也。

時

康熙戊辰立春後三日藥園丁澎題於扶荔堂東軒

校記

○此序惟花說堂刻本獨存，各版本均缺，特爲補上。

注解

① 桃李，係古地名。在今浙江嘉興縣西南，卽春秋時越王勾踐敗吳王闔閭處。仲連係王路的別號，明代人。著有《花史左編》二十四。卷一、花之品；卷二、花之寄；卷三、花之名；卷四、花之辨；卷五、花之候；卷六、花之瑞；卷七、花之妖；卷八、花之宜；卷九、花之情；卷十、花之味；卷十一、花之榮；卷十二、花之辱；卷十三、花之忌；卷十四、花之運；卷十五、花之奇；卷十六、花之事；卷十七、花之人；卷十八、花之證；卷十九、花之妬；卷二十、花之冗；卷二十一、花之藥；卷二十二、花之毒；卷二十三、花之似；卷二十四、花之變。

② ③ 見引言註。

④ 指二如亭《羣芳譜》係明代王象晉著。

⑤ 卽李德裕。唐代贊皇（縣名在河北臨城縣北）人，字文饒，年少時，卽勤奮求學，卓犖有大節。敬宗時爲浙西觀察史，

武宗時由淮南節度使人相。著有：《平泉山居草木記》、《次柳舊聞》、《會昌一品集》等。

⑥『匪』：古與『非』字相通。《詩·周頌·思文》：『莫非爾極。』

⑦貞觀，係太宗年號；開元，係唐玄宗年號。

⑧『蚤』：古與『早』字通用。《孟子·離婁》：『蚤起，施從良人之所之。』

⑨柳柳州即柳宗元，字子厚，唐代杰出文學家。河東（今山西永濟）人。貞元進士。與劉禹錫等同參加主張革新政治的王文叔集團。失敗後貶永州司馬。後遷柳州，接近少數民族，頗著政績。世稱柳柳州。散文峭拔矯健，論議諄厲奮發。著有《柳河東集》，內有郭橐駝傳。橐駝的或字。傳裏說：『橐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，且碩茂早實以蕃，他植者雖窺伺傲慕，莫能及也。有問之，對曰：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，以能順木之天而致其性焉爾……』大意是所以能使果樹長壽、早實、豐產，主要是能順應果木的生長特性來栽培。

⑩陶朱養魚，係指《陶朱公養魚經》。這書凡一卷。查《隋書·經籍志》說：梁代有此書，但已失。《文選》張景陽「七命」註曾引《陶朱公養魚經》。又兩《唐志》裏亦列有《范蠡養魚經》一卷。《太平御覽》所引書中也有《陶朱公養魚方》，但亦已散失。其實《養魚經》、《養魚法》、《養魚方》都是同一書。原書在隋代早已散失，兩《唐志》所著錄的，大約是從《齊民要術》中錄出，這從《太平御覽》引文沒有超出《齊民要術》所引的範圍這一點上可以得到證明。陶宗儀的《說郛》收有這書，內容是從《齊民要術》轉錄的；馬國翰輯錄的又加上《齊民要術》中作魚池一段，共成一卷，題爲《養魚經》，列在他的《玉函山房輯佚》一書中。據各方考證《陶朱養魚經》係西漢人所撰，似非范蠡本人所作。

⑪查《隋書·經籍志》載有《浮丘公相鶴書》，但未寫明浮丘公的姓名。又《江西通志》：『浮丘先生姓名世代並不詳；或曰黃帝時人，與容成子遊；或曰即列子所稱壺丘子；或曰即《漢書》浮丘伯，楚元王、申公所從受詩者。』按《太平府志》謂：